

HANYU JIAOXUE
YU YANJIU

汉语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徐文渊

汉语教学与研究

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主编

*

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延边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6.5印张 180千字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7092·1823 印数：1—9,700册

定价：0.74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二语言的教学要有的放矢	吕叔湘 (2)
关于民族院校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问题	马学良 (4)
为“四化”搞好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	傅懋勳 王 均 (9)
当前语法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朱德熙 (14)
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语教学的几个问题	李培元 (15)
汉语教学的性质、任务及其体系的选择问题	王秉武 (22)
在汉语教学中, 如何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听、 说、读、写的基本训练	但国干 (31)
对蒙古族学生的汉语文教学问题	陶格图慕 (40)
朝鲜族学校的汉语教学问题	吴 昌 (45)
延边大学汉语专业的建立和科学研究活动	刘明章 (54)
汉语教学怎样从实际出发	余朝晖 (61)
给少数民族讲授汉语成语和借词的一点体会	周耀文 (69)
讲语言课也要注意教学方法	杨焕典 (73)
现代汉藏语音的异同	李鼎兰 (78)
在多民族的班级如何进行汉语语音教学	程家枢 聂锡珍 (86)
现代汉语语音教学的点滴体会	肖淑琴 (93)
谈壮族人学习汉语语音	朱文雄 刘承德 (96)
如何教黎族学生学汉语	黄翠金 盖学昭 (103)
突破汉语语音的一个难点——鼻韵母	聂锡珍 (109)
布衣族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的难点	潘年鼎 (115)
试谈汉语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借词	甘祺庭 (116)

教维吾尔族学生学汉语词汇的方法·····	李秀琴(120)
谈谈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纠正错别字·····	余朝晖(126)
《新华字典》部首难检字查法示例表·····	罗劭森(133)

关于双语文学生的语法教学问题·····	罗安源(142)
如何教藏族学生学汉语语法·····	曹翠云(153)
联系文学作品进行汉语教学·····	余惠邦(162)
汉语修辞教学的几个问题·····	舒化龙(169)
疑问代词的指称·····	袁策通(176)
也谈句型·····	陈天权(184)
谈古汉语的使动词·····	傅淑敏(191)
汉语语法教学迫切要加强·····	何天贞(195)

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经验交流会纪要·····	(199)
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章程·····	(204)

前 言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五日，由中央民族学院、延边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和云南民族学院共同发起，在南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经验交流会”，有十七所民族院校派代表参加，总共提出了四十多篇学术论文。会议决定将这些论文编辑成册，定名为《汉语教学与研究》，交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随后，于一九七九年七月成立了编辑小组，由下列院校的同志组成：中央民族学院的但国干、罗安源，延边大学的吴昌，西南民族学院的余惠邦，云南民族学院的聂锡珍、余朝晖，内蒙古大学的张羽以及广西教育学院的胡冠莹。编辑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对每篇论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修改，最后由罗安源、吴昌二同志统筹编定全书。

本书内容相当广泛，涉及汉语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和综合训练等问题，对于汉语文工作者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马学良、傅懋勛、王均、朱德熙等先生，为这次会议写了专文，就汉语的教学与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对汉语文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编辑小组最初打算将这次会议所收到的论文全部编入本书，后来只收了三十五篇。有些论文由于用例含有较多的少数民族文字，在排印上困难较大，所以只好暂时割爱，留待以后另行处理，望作者原谅。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延边教育出版社党委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和协助，特此致谢。

编 者

1980年3月2日

• 1 •

第二语言的教学要有的放矢

吕 叔 湘

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经验交流会在南宁召开，我从遥远的北方致以衷心的祝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语是各兄弟民族共同交际的语言。民族地区的汉语教师，特别是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师，他们的任务是光荣、重要而又艰巨的。在民族地区教汉语，不同于在汉族地区教汉语，因为对兄弟民族来说，汉语是第二语言。在民族院校教汉语，更不同于在一般高等院校教汉语，因为民族院校学生的汉语已经有一定的水平，可是又没有达到熟练的程度。如果照搬一般高等院校中文系的教材教法，从理论的、系统的角度讲课，——民族院校的同学是常常有这种要求的，——由于缺少坚实的基础，学生很不容易真正领会，完全消化；可是如果单纯作为语言实践课来教，学生又会产生不耐烦的情绪，不愿意认真学习。如何酌乎其中，兼顾理论和实践，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实践来巩固理论，确实是一件很不简单的工作。在这方面，很多教师有切身的体会，并且愿意到一起来交流经验，互相学习。这次会议的召开，其意义是深长的。

教兄弟民族的汉语，教师自己要不要懂得学生的母语？有人说需要，有人说不必。我看是需要。教育学里边有一条原理，就是要了解学生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学生不感觉困难的地方，我们却大讲而特讲，学生感觉困难的地方，我们却三言两语就过去，怎么能取得很好的效

果呢？

可能有人要说，既然如此，教学的对象不同，教学的经验不同，你有教朝族学生的经验，我有教藏族学生的经验，又怎么交流呢？我说，不然。且不说有些兄弟民族的语言属于同一类型，教学中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互相启发，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兄弟民族语言的对比，必然会加深对汉语的认识，也就是由于知彼而更加知己。哥德有一句有名的话：一个不懂得自己的语言以外的任何语言的人，也不会真正懂得自己的语言。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通过对一种语言的比较，认出来自己语言的一些特点；通过对另一种语言的比较，认出来自己语言的另一些特点。彼此交流，大家对汉语的认识都更加深入了，更加提高了。不但是教学工作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对汉语的研究也会得到很有力的推进。这种宝贵的经验，难得的机会，是足以使对汉族学生教汉语的教师歆羡不已的。因此，我对于民族院校汉语教师这一次的集会，以及今后定期举行的集会和其他学术活动，寄予很大的希望，并预祝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关于民族院校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问题

马学良

全国民族院校第一次汉语教学经验交流会胜利召开，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来在十几年以前就应当召开这样的会议。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粗暴地践踏党的民族政策，肆意破坏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以致很多早就应该做的事情长期不能进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林彪、“四人帮”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广大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思想得到解放，蕴藏多年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又兴旺起来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完全可以说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重新兴旺起来的标志之一。我预祝这次会议成功！下面我谨就民族院校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问题提些粗浅的看法。

民族院校的现代汉语课，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次会议应当认真总结一下，切实交流一下，看看我们在这二十多年中哪些地方做得比较好，还有什么不足之处，今后又应当如何改革，以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我认为，总结和交流经验也得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拿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民族院校的毕业生有成千上万，他们在这些学校里所学的汉语文，对他们毕业后的实际工作有多大帮助，这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一个问题。那些分配不当，用非所学的情况姑且不论，就说在正常情况下，各院校毕业生对汉语文课有什么反映，我们应当从多方面去调查了解。他们的反映，是我们进行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在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中，有不少同志是我们民族院校的老毕业生，这对我们总结、交流经验是十分有利的。在评价我们二十多年来汉语文教学的时候，这些同志是有足够的发言权的。

民族院校的现代汉语课，从大的方面看，与其他文科大学的现代汉语课差不多，总应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方言和文字等内容。但是我们毕竟是民族院校，教学对象有很大的特殊性，因此，在教学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上，在教材的编写上，就应当与其他文科大学有所不同。多年来我们在思想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实践上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据我看来，民族院校的现代汉语课还有下列问题值得研究。

一、语音教学问题

语音教学问题主要是语音教学的任务和方法问题。

语音教学在民族院校中应以推广普通话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为主要任务。过去语音理论的东西教了不少，实际应用的东西教得不多。语文系、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实际工作中还不能完全胜任。而在民族地区，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一九七〇年，我到云南省哈尼族地区进行调查，看到了当地采用的一套小学语文课本。虽然课文中用了汉语拼音，但是编者注明不硬性规定教汉语拼音。小学可以不教汉语拼音吗？究其原因，是当地比较好地掌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教师极少。即使要为小学教师办训练班，也难找到合适的教员。其实，在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普及拼音知识，搞好汉语拼音教学的普及工作，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在实践中感到，只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当的方法，是很容易让他们接受的。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光明日报》登载了我的《积极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一文，曾就我个人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实践中得出的体会，提出了几点不成熟的意见，这里就不赘述了。

过去民族院校的汉语语音教学，往往把重点放在矫正学生的口音上。这样做似乎不是很恰当的。学生类型不同，教学目的自然也各异，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制定教学语音的方案，而不能“一刀切”。一个人的口音，特别是成年人的口音，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彻底矫正的。有些教师拿课堂上的大量时间去矫正学生的口音，收效并不显著。结

果,使学生视语音学习为畏途,教师也以语音教学为难事,以致教和学的都失去信心。如果改变一下方法,把基本技能的训练作为重点,情况就会改观。例如把掌握汉语拼音的实际技能作为重点,并围绕汉语拼音方案训练学生区别音位,这样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至于口音上的训练,只要给学生讲明每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让学生在课外自己去练习,就不必在课堂上下太多的功夫了。对于少数民族学生,不能象对待汉族学生一样来要求,特别是在语音教学上,应当采取宽严结合的办法。在口音上可以从宽,在汉语拼音的运用上要从严;对本民族有拼音文字的学生可以从宽(因为他们有拼音的习惯),对本民族无拼音文字的学生要从严。唯其如此,才能使语音教学收到实效。

二、词汇教学问题

我有这么一个感觉,词汇教学似乎存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抓住纲,二是繁琐。词汇教学的纲是什么,大家可以研究讨论。我觉得,词汇教学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词语实际运用中的问题,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积累、理解和使用词语,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过去的教学,多在词汇的一般概念上兜圈子,而词义教学的分量很少,有时训诂的方法牵涉较多,而词义辨析的一般方法教得很少。至于词语的运用和使用工具书的技能,就没有放到重要的地位。不少学生毕业以后既不会运用所学的词语,也不会使用工具书,面对词语的选择和搭配、词义的辨析等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词汇教学的关切。对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词汇教学是现代汉语教学中很重要的一环,可是过去我们的词汇教学恰恰是现代汉语教学中最为薄弱的,而且从事词汇研究的人也比研究其他部分的人少得多,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改变。

三、语法教学问题

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有相当大的困难,原因是语法研究的成果还不那么显著,现在多种语法学体系并存,在很多语法问题上扯皮

打架，教师莫衷一是，学生无所适从。不过决不能因为存在语法教学的困难就取消语法教学。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还是可以把语法教学搞好的。过去语法教学上的问题，就是不能使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在教学中把语法学的作用强调得太过分，学生等到学完语法课以后，就感到很失望，根本问题就是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实际。今后的语法教学，要大力从教材、教法上加以改进。讲理论可以，但是必须特别注意紧密结合实际。而且要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好教材，讲究教法。例如，对于初学汉语的学生，语法点的教学效果较好，因为语法点最容易结合实际，从语法点到系统语法，步子就走得稳当。对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学生讲语法，现在一般认为采取对比教学的方法比较好。对于单一民族学生班，对比教学的效果自不待言。对于多民族学生班，也不妨尽量用其他民族语言的语法来与汉语语法相印证，以便突出汉语语法的特点。尽管实行这个办法有困难，也还是值得加以采用的。即使是不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师，也应该设法引导学生去进行对比。当然也有其他的教学方法，还可以作各种试验。至于语法学体系问题，就不必坚持一种体系不放，而应实事求是，取长补短，造成一种适合教学而又易为大家所接受的通用体系。总而言之，语法教学的目的应放在使学生掌握语言事实，把语言运用好这些方面，要在提高学生理解语法、运用语法的能力上下功夫，而不要把学生引到汉语有无词类、有无格的变化等无休无止的体系之争当中去。

另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几大块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做法还值得考虑。从科学研究来看，可以分而治之，但是从教学来看，有分还必须有合，要有语言的综合训练。教学的程序也不能那么死，例如，不必非把语法放在最后讲不可。

四、汉字教学问题

汉字教学是为文化教学服务的，文化教学是为四化服务的，因此汉字教学这一环很重要。过去有些学校讲汉字的源流和构造较多，讲汉字的使用和改革较少，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讲汉字的源流和

构造只是手段，讲汉字的使用和改革才是目的。前者应当为后者服务。在教学中，应把正确对待汉字做为一个重要内容。对汉字的历史作用不能否定，对汉字的现实作用要充分估价，对汉字改革的方向不能怀疑。同时，要把掌握简化汉字和运用拼音方案的技能训练放到重要的地位。文字改革向来是有限阻力的，从吴老（玉章）搞“北拉”到现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对汉字改革的态度不积极，原因是已懂汉字的人不愿换工具。在新疆，维文、哈文的改革也遇到这个问题，文盲急于学新文字，而懂老文字的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不愿带这个头，不愿放弃老工具。结果用新文字写的文件，有的干部看不懂，还得把新文字翻成老文字让他们看。将来汉字拼音化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是很可能的。现在的任务是，必须扭转过去那种重历史、重理论而轻现实、轻使用的情况，必须使学生了解汉字改革对于四化的重要性，必须使学生真正掌握有关文字改革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要把语音和文字两部分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五、教材编写问题

这次会议准备讨论一下民族院校现代汉语教材问题，我很赞同。各院校的现代汉语教材已有很多版本了。这些版本的教材有什么长处，特别是能否适合少数民族学员使用，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在研究原有教材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以期在不久的将来编出较为完善的教材。我认为，编教材不应只是简单的“编辑”，而应是有计划的“编研”。“编”而有所“研究”，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编写时还应当有所分工，看哪一个学校哪几位同志在哪一方面有专长，就请他们“择长而从”，要求在内容上提出新见解，方法上提出新主张。当然，必须下苦功夫，扎扎实实，在总结、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见解、新方法。否则，就谈不上“编研”，而是“编抄”，更谈不上适合民族院校的特点了。

总之，我认为过去现代汉语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强调基本知识方面较多，而基本技能的训练较少，今后似应注意解决这个问题。现

为“四化”搞好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

傅懋勳 王 均

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经验交流会胜利开幕了！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三中全会所决定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一年来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所取得的一致认识，都给这次会议的召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学术讨论的民主空气。可以预料，这次会议必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使今后民族院校汉语的教学水平在已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请容许我们从祖国西南边疆的春城昆明向大会致以最热烈地祝贺！

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关系极大。当然有一些民族的本族语文出版物比较多，通过本族语文也是能够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但是本族语文出版物比汉语文的出版

代汉语课是语言科学教学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它对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促进文字改革，提高各民族的文化有极其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希望通过这次会议，集思广益，广泛交流教学、科研经验，协力编好现代汉语教材，提高教学质量，为实现四化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同志们，我在上面谈了对于民族院校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一些看法，因为限于水平，教学实践也很不够，有些看法可能是错误的，只能供同志们参考。由于我近来身体和工作关系，不能亲身参加这次会议向同志们学习，所以只能简单地作一个书面发言，请大家原谅。发言中的不妥之处，还请大家予以指正。

物少得多，他们的干部还是感到需要再学好汉语文。没有自己的文字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要求，那就更迫切了。民族地区发展繁荣，离不开民族干部在党领导下带动本民族努力奋斗，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互助。现在，我们不但要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还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必须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努力。工农业的现代化，科学技术国防的现代化，都需要文化教育的大普及大提高。国家的统一，边防的巩固，民族地区安定团结大好形势的发展，都同民族干部的骨干作用是分不开的。因此，学好语文，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我们是为“四化”搞好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这绝不是推行“义务国语”，因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族平等，语言平等；我们不承认任何民族和语言的特权地位。但对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的迫切要求，一定要尽力满足。

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对不通用汉语而又没学过外国语的兄弟民族干部来讲，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但它又不象学外国语那样是学习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在我们祖国，完全没有接触汉语的少数民族地区大概只有很偏僻的民族聚居区；但是民族干部，到民族院校来学习的学员，都不同程度的会说一些汉语。汉语不是自己的母语，但又不完全陌生，在民族院校，又到处是说汉语的语言环境，所以这是一种不同于外语教学的特殊的第二语言教学，民族大家庭内的第二语言教学。

来自各地民族院校的代表同志们，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和语文工作者，应该把你们的经验互相交流，集中起来，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这将是我国应用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将大大提高今后的教学质量，也丰富了我国语言学。

叶圣陶同志在去年语言研究所召开的语言学规划座谈会上有一段发言，讲的十分精当。^①叶圣老说：

实践出真知，语文教学的实践者是教师，因此研究语文教

^① 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中国语文》1978年第二期。

学如何改进，语文教师责无旁贷。个人研究总不及集体研究，学校里已经恢复了教研组，集体研究就很方便。几个学校的教研组互相联系，交流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那是集思广益的好途径。

语言学科的工作者有的兼任语文教师，就是不任教师的，研究的东西往往跟语文教学有关联，因此，语言学科的工作者是语文教师最亲密的伙伴，义不容辞，更为改进语文教学尽力，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实际上，各民族院校的汉语文老师们，为了搞好语文教学，都分别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你要收到好的教学效果，就得从实际出发，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对少数民族学员，照搬汉族学汉语文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应该“因材施教”。

研究什么？一是研究语言，二是研究教学法，两者要结合起来。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跟儿童学习语言不同：儿童记忆力强，善于模仿，七八岁以前换一个语言环境，不出一两年功夫就能把一种新的语言或方言讲得相当流畅；成年则理解力强，记忆力较差，一般是通过本族语的转译来掌握第二语言，还往往受母语的干扰。因此，只有摸清教学对象的语言特点和汉语的特点，进行语言比较，才能有针对性地抓住重点，“对症下药”。这也就是语言比较的教学法。言教学法还有多种，例如：(1)学一种语言就到那一语言社会去，这叫“自然教学法”；(2)老师教学生跟，学生跟得不对，老师来纠正，这叫“模仿法”；(3)“直接教学法”，强调学生学话时绝对不许讲土话，教师、学生只用所学的语言提问和对答；(4)“分析综合法”，分析所学语言的音素、词素、语法成分及其组合规律，语言比较就必须用这种方法；(5)“对译教学法”，用学员的母语来解释新学的语言，如汉译英，英译汉，反复对译，以求熟练……。还有其他的教学法和教学理论，如转换生成语言学有转换生成的语言分析与教学理论；话语语言学注重句子的切分，句段的组合，分析扩展性的语言单位，如段落、复杂的句法整体等，突出超音段单位如重读、停顿等，它又有它的教学理论。很难说哪一种教学法是唯一正确可行的方法。在学习的不同阶段，因学习重点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教

学方法。还必须高度重视学员的主动作用，让他积极投入语言学习和交际过程，主动练习使用汉语，自己注意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不断提高其语言水平。

语言的学习无非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听和说属语言的接受、辨认和口语使用的技能，读和写属文字的领会和表达能力，可否分个先后，逐步要求，以便分散难点，逐一攻关？比方说，先口语，后文字；也不是截然划分两段，而是说，先以口语为主，同时酌量学一些常用的、易学的词和句的书面形式，讲点浅显的文字结构原则和书写方法，掌握口语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逐步加重阅读和写作的份量，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在以口语为重点的阶段，着重语言的分析，结合学习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汉语词和句子。有民族文字的民族，可将汉语拼音方案与民族文字（不论什么字母形式）进行语音比较，先易后难，以民族语中所没有的语言为重点，例如：有的民族语言没有声母f或翘舌音zh、ch、sh、r，或者z、j不分，则可着重在这几个音的发音部位方面分析、讲解、示范、练习；有的语言声母没有送气音p、t、k、c或者n、l不分，c、s不分，则可着重讲讲发音方法，多做练习；有的语言只有单元音韵母，则可将重点放在复合元音和鼻尾韵母上；有些语言没有字调，可把声调的辨认和练习作为一个重点。有些语音一时发得不大准确，可以视情况逐步要求，但须心知其意，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注意掌握。至于不区分音位的语音差别，如h读为〔x〕或〔h〕、s读为〔s〕或〔θ〕等，就不必苛求，应该先把教学重点放在需要首先掌握的环节上面。

语法方面，是否可以先以语序为重点，再及虚词的用法？只要能说明问题，仍可不必在语法体系上多费力气。比如：汉语句子的基本语序“主—动—宾”，有些语言是“主—宾—动”，汉语的名词修饰语在名词之前，有的语言修饰语在被饰名词之后，就该区别情况，确定重点，通过对比，反复练习。同一意思，可以有多少种表达方式？不同句型，在意义上有什么细微区别？掌握了基本句型再讲句型变体，着重讲句子成分的搭配关系。有些在汉族学习起来不成

问题而又不好规律性地掌握的东西，如名词和量词的搭配，对某些少数民族很难掌握，可否“数—量—名”结合起来学？（如：“一件衣服，一条裤子，一顶帽子”，“一口猪，一头牛，一匹马”。）关于这方面，我们应该善于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例如：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语法修辞》（1978年修订本）、丁声树老先生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和其他一些类似的著作，对于汉语语法的实际掌握使用，都是很有帮助的，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八百词用法》编写组在《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发表的《区分句型的一个尝试》也值得我们参考。但根据自己的语言研究和教学经验，分别编写适应本校教学对象的语文教材，是十分必要的。

学校语言课的教学目的不单是认识一种语言的结构规律和特点，而且要实际地掌握语言。过去民族院校的少数民族学生学汉语是为了学文化，以便掌握政策文件精神或进而学习其他学科。今天则每个学员都有这样的新任务，这就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更快更好地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这个新任务，不消说，是十分艰巨而重要的。这就更增加了学汉语的重要性。教学内容和方法服务于培养目标。现在就是要培养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不仅要求熟练掌握听和说，还得强调阅读和语法分析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阅读汉文的科学技术书籍。其次是要掌握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一个好的第二语言的教师，不单要很好地了解他所教授的那种语言，了解它的结构，还要对教学对象的本族语言和所教语言的异同有所了解，而且对于教育学、心理学，特别是语言学，要有一定的修养。不用说，语言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心语言教学事业。

理论来自实践，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俩都没有从事过民族院校的汉语教学，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本来对此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作为民族语文工作者，理当关心这一事业的发展。为了和民族教育战线上的战友们交换意见，现在提出一点“闭门造车”的粗浅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祝民族院校的战友们在汉语文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取得新成就！